

(视觉中国)



山路风来草木香

■李志宏

每到一处乡村,见到乡村的草木,我就对草木充满好奇,多了一些探索欲望。

我曾多次走进寨坂。寨坂多草木,大片的木薯林、香蕉林,随处可见的鬼针草、车前草、金光菊、蒲公英、马齿苋等。我走过圆潭仔、骑沟阁、土垄沟岭、高平山……与许多草木不期而遇,熟识或不熟识的,都给我带来诸多收获。

花黄如曲色,叶形如鼠身,白毛蒙茸似玉,这就是鼠曲草,味甘、性平,人们懂得采摘,切成细末或是榨取青汁,再和以米粉,做出圆润光亮的青团。南方农村到处都有鼠曲草,许多人会做鼠曲粿,不必细说。

石菖蒲多生在山涧水石间,“不假日色,不资寸土,不计春秋”,其叶“愈久则愈密,愈瘠则愈细”,可观赏,可入药。石菖蒲潇洒清雅之姿,馨香清冽之气,入脑入心,尤受文人们的喜爱和称颂,杜甫、苏轼、陆游等都有诗作传世。峒崕溪流处就有不少石菖蒲,到此游玩,细赏一番,自然而然地会多一份清静,多一份诗意。

野生的欏木树身多荆棘,一般砍来做柴火或篱笆,它的根叶能够止血,不小心划破手,只需将叶子咬碎了敷在伤口上。坝口路有一株白花欏木,白花开在绿叶上,热烈、灿烂。雪白天瓣呈带状,只有农村卷烟的烟丝大小。

高平山进兴堂路口有棵破子树,又称“破布子”,“破”字让我很好奇,一问,说是果实在煮得稀烂时会一个个爆开,发出“蹦蹦”的声音。破子树全身是宝,树木是造纸的上等材料,皮、叶皆可入药,果实可以生食,也能制成佐餐的配料,用于炒菜、煲汤。还真不能小瞧,不要以为有一个“破”字,就一无

是处,树,也不可貌相啊。

山间有不少盐肤子树,入秋时是它们一年中最绚丽的时刻,红得如火如荼,就像夕阳下的最后一抹艳霞。成熟的盐肤子,果皮表面会析出少量白色盐味的结晶体,俗称“盐霜”,又香又咸,人们都叫它“盐巴果”。盐巴果可生吃,可用来炒菜煲汤,根还可以做药,清热解毒。我小时候吃过盐巴果,味道就和盐差不多,人们有时会用它代替食用盐做菜。

“老鼠拉冬瓜”,是一种柔弱的草质藤本植物,山坡地或者灌木丛中常见。乍一听,还以为当地土名,其实就是这名,学名叫“钮子瓜”。瓜的果实呈卵形,也有近椭圆形的,成熟时,红果像老鼠嘴,难怪名字这么形神兼备。“老鼠拉冬瓜”是中药材,以根叶入药,果非常甜,里面的核特别香,而且易咬碎,爽脆可口,还可以煲汤。

最近一次到寨坂,听说有家农户菜地里种了三株牛奶果,我兴冲冲地前往观看。这三棵株型,都在一米左右,叶片像竹叶,青色的果实像枇杷,不过要小得多,果实数量不少,听说大型的可坐果上千枚。我好奇为什么叫“牛奶果”,原来无论是切开叶片、果实还是枝条,都可溢出牛奶一样的白色乳汁。农户采摘果实炖排骨、鸡鸭等。

寨坂一定还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新鲜的草木,正是这些草木,在整个寨坂铺泻开来,把乡村点缀成一首诗、一幅画。

草木很多是极不起眼的,贱生贱长,即使弱小到尘土里,它们依然以顽强的生命力茁壮生长。在山坡滩地、溪沟郊野、房前屋后、田间地头,你永远不知道哪一种草木还隐藏着惊人的秘密,只有当你恰逢其缘时,你才知晓它背后的神奇,并为之所折服。

我成了这里的新老师

■刘春耀

23年前,我差一点成为这所学校的新老师。

参加完应聘考试,我兴奋地骑着摩托车往家里赶,我要第一时间把这一消息告诉家里人。

家里没人。此时已是傍晚,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在菜园,便迫不及待地直奔那里。远远地望见父亲母亲,我激动地叫嚷:“我下午说课第二名,比第三名多了2分多,应该是去侨中。”父母亲也很是高兴。

谁知第二天正式公布成绩,我总分第三名!我傻眼了,一下子从云端摔下来,坠入冰窟。早上写说课稿,下午说课,分值各占50%。我不敢相信,下午说课把说课稿发给了我们,我紧张得只是把说课稿一字不漏地念了一遍,为什么笔试面试评分相差这么大?

后来去教育局查了成绩,总分差了0.07分,我与这所学校失之交臂。我长叹一声,哎,只能怪自己写字不好看了。

12年前,我又一次报考了这所学校。

考试前一天,收到学校群发的短信,要我们去办公室声明放弃,否则5年内不能评聘职称。

我愣住了。5年内不能评聘职称,意味着我过了40岁都只能是12级教师。

转念一想,只招收1人,机会渺茫,为它做出这样的牺牲值得吗?大多数报名的同事放弃了。

然而我心中有一股执念,让我选择了坚持。我不想错过任何弥补当年缺憾的机会!

结果只考了第八。我心中空落落的,看来差点牵手成功的“初恋”已与我渐行渐远。

今年“八一”,朋友发来一份文件。我瞅一眼标题,连打开的兴趣都没有,淡淡道:“我们不让考,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的回复让我难以置信,随即便是欣喜若狂。“今年不一样,只要超编都能考。直接去局里报名。”

迅速打开文件浏览了一遍,还好,学校语文组有1个名额。

报考志愿时,有人告诉我,还是报考×中吧,教高中的可能性比较大。我犹豫了一下,第一志愿还是填了这所学校。

离考试仅剩一个礼拜了,没有任何教材和练习的我,经朋友的推荐下载了一个教师考编软件,又在网上买了一套练习,便投入了久违的埋头苦读中。老婆天天炖海参给我吃,我压力巨大。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此时,我已经在这所位于大鹏山下环翠岗上云紫亭旁以侨命名的学府上课一个多月了。我如愿以偿地成为这里的新老师,教初一年级,兼班主任,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挑战。有人问我酸爽不,我淡淡一笑:“这让我找回了年轻时的感觉。”

我没有告诉他,这是我的一份执念,我不想人生留下一大遗憾。

大地遍布苍耳

■商艳燕

秋风吹过,大地遍布苍耳。放眼一望,苍耳、曼陀罗、狗尾草,这些乡间野外的寻常身影,拉起手连成片,在风里摇出瑟瑟秋意。

八月之后,苍耳在大地上四处跳跃。从坝上的闪电湖畔,到县城的乡间小路,从城市街角那片拆而未建的荒地,再到远郊校园一侧的村边,无论我怎么走,都仿佛童年走过秋草蔓延的山间一样,苍耳自己粘上了我的裤脚,像个顽皮的孩子让我带它去远行。苍耳生活在我的童年里,也依然牵绊着我中年的岁月。

很多年我都没有见过苍耳的身影,它仿佛是被遗忘了的儿时伙伴。这些年忙碌着孩子的成长,沉浸在生活与偶尔的远方,新鲜的东西占满了日子,朴素的从前渐行渐远。这两年逐渐迷上植物世界,把儿时的素心重又拾起,于是苍耳便奇迹般地一次次闯进我的目光与我偶遇。或者,是心有所想,便有回响吧。

八月时去闪电湖,湖畔沙地上乱长着些苍耳,喊孩子来看,他感叹:“终于亲眼见到苍耳了。”

从前我们都在忙些什么啊!这些年带他走过很多路,大概只顾着看鲜艳的、奇特的观赏植物,而忘记了去野地上发现平凡而可贵的生命。那段时间我总是愿意去荒地、山野、角落、乡村,去寻找久远的记忆,短短的路总是被停下的脚步一次次拉长。这样的地方像是被人遗忘的故乡,用古老的植物轻声唤着我的乳名。我看到故乡遥远的棉花田在平原上似云般洁白,我看到儿时远行的伙伴又一次躺在草地藏在树间。山间的风吹开了春日的桃花,也叹别

了秋日的酸枣树,记忆如菟丝子缠上时光坚硬的当下,岁月不可说,一说就有雨来打湿眼眶。

我读《诗经·卷耳》,里面写道: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这是妻子怀念远行丈夫的诗,意思是采呀采卷耳,总是采不满一筐。想念远行人,筐儿丢在大路旁。妇人在采卷耳的时候,想起在外辛劳的丈夫不禁唏嘘感叹。我看到卷耳二字,心就回到了童年。《诗经》中常常有植物的身影,寄予着人间无尽的欢喜哀愁。

我捏起一枚枚苍耳,纺锤形的种子外被一层毛刺覆盖,它并不扎手,这只是它黏附的本领。我捏起苍耳,没有离愁,只有丝丝岁月远行的惆怅和重见老友的喜悦。那是童年的苍耳,少年的苍耳,故居的苍耳,山间的苍耳。童年消失了,少年远去了,故居不复存在,小小的山坡只依稀出现在梦里。然而,那一颗颗长满小刺的苍耳始终粘在裤脚上,竟从昨日来到了今天。



投稿邮箱:d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